

老友小梁家是增城的荔枝大户。她家有多少亩的荔枝林,我也不知道,她也不知道。有一次去她家玩,站在半山腰她对着江山很笼统地一挥手,说反正这一片都是吧。这几年因为小梁,朋友们都实现了荔枝自由和乡村自由。每到夏天,小梁在群里一挥手,大家就纷纷奔赴增城,车程一个半小时。

我本来也不知道荔枝有那么多种。我和小梁说过,如果不把各个品种吃齐,我就不姓陈。她说,我会让你姓陈的。

根据我在实践中的总结,各品种可以分为以“香”胜出还是以“甜”胜出。甜是舌头的感受,香是整个口腔鼻腔甚至整个人周边的空气弥漫的感受。比如小梁最爱的品种“槐枝”就不怎么甜,是小众品种,市场并不喜欢。但它香,果味很足。

单说甜味,又各自不同。桂味的甜很清爽,糯米糍的甜有糯糯的质感,白糖罽是傻白甜,仙进奉是复调甜。作家车前子说“荔枝的甜是腻甜,是发嗝的甜”,怎么说呢,只能因为车前子不是增城人。

我问过小梁,你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她说是荔枝。这个答案让我费解,不是荔枝不好,而是她从小吃到大,触目所及漫山遍野都是荔枝,为什么没腻呢?但小梁老实地说,这里的黄皮树和桂圆树也很多,但她就没那么喜欢。可见喜欢与否,跟多与少,并无直接关联。物以稀为贵,正如诸葛亮空城计,是对人性的赌博,但不见得总对。

她每次吃荔枝就是两斤起,说“要吃就吃饱”。但不是有句名言“一颗荔枝三把火”吗?她的诀窍是吃完再喝咸鱼汤。这里的断句应该是:咸鱼,的头,的汤。

细思之下,慢慢觉察到荔枝是令人感动的水果,原因正在它是那么普通,普通得让人忽略它的精湛。不管是它在枝头的样子,还是它晶莹的肉身,还是那些微妙的千差万别的香气,它是被神爱着的美物。最贫穷的村民也可以纵情享受这份爱。但它也有缺点,被摘下之后衰老得很快,舌头微妙的人会从它的蒂来判断这个荔枝脱离枝头多久了,他们觉得“每个小时的味道都不同”。但这个缺点更让人觉得它是被神爱着的,性情中果。

对荔枝的赞美到此为止,接下来我说点别的。这些年朋友们常常因为摘荔枝而到增城聚会,秋天冬天没有荔枝了,但小梁的山头还在,聚会依然多。

最开始在小梁家吃饭,但路线越走越远,也会去连小梁本人也不认识的村庄。有次在密石村,村子里正在选举,有人对我们说,可以去村书记家吃饭,但那次带着我儿子小宝,小宝坚决不肯,说他不想卷入政治。附近又没有饭店。怎么办呢?小梁有办法。她看到一个老阿姨,正在自家简朴的厨房里做饭,炊烟中小梁探头进去:阿姨,我们在你这里吃顿饭好不好?

老阿姨慈眉善目,十分欢迎,说她正好有多余的饭。那次我们人少,就三四个,于是炒了个青菜和鸡蛋,小梁往老阿姨的手里塞了一百块钱的现金。

后来,朋友们各自带着零食来聚

吾乡风物

眼前是荔枝,远方有大海

陈思呈

会。有次来到了丝苗米的稻田中,著名的丝苗米正在大地上变得沉重,秋天的阳光如此不疾不徐,我们不想走了,把零食摊开来后席地而坐,这是野餐的雏形。小梁家里有一个“膳魔师焖烧锅”,据说是多年前斥巨资在“广百”买的。有一天小梁从柜子里把它找出来,眯着眼睛端详它,觉得它可堪大任。最近这次聚会,小梁先在家里斩下两只鸡的四个大鸡腿,跟正宗丝苗米一起,煲出增城式的土鸡饭,然后装入焖烧锅里。装进焖烧锅的时候,她心里无端升起一些忐忑,很担心这煲鸡饭不配合,夹生或者怎么滴,影响了我们举办野餐活动的自信。

那天,小梁的车后厢里装满了各种食物和餐具——油糍、糖环、沙糖桔、枇杷、话梅、瓜子、开心果、一次性碗碟筷子。其他朋友带了自制的酱泡萝卜,面包饼干维他奶,甚至还有冰酒。我还聪明地带了一张户外露营免洗防水防油PVC长方形大餐桌。

我们载着这么富足的一车厢食物在乡村漫游。增城乡村的村民是很有意思的,幽默。当我们对地里的矮脚白菜感兴趣,他们让我们随便摘,当我们对着破落的屋顶长出来的野草搞摄影创作,他们说这个要收钱的。他们介绍我们去村里一座古桥叫步云桥,据说清代的。这座桥特别美,美就美在两边没有护栏。大条石做的桥面,桥身离水面有四米多高,站在桥上,有种健步如飞和岌岌可危同时存在的感觉,哪怕是站在桥身的最中间,依然有一闪身掉下去的幻觉,但也因此古意凛冽。

午餐时间,找了一棵巨大的荔枝树,在它的树荫下铺开桌面,放上所有的食物和酒。没错,你猜到了,这是一次完美的午餐,哪怕就是放在室内,它从美味、营养、精致……各个角度也很合格,何况现在是在路边的荔枝树下。

每个人都很满意,每个人都很不得伸出手来互相拍对方的肩膀,小陈(小梁)(小王)(小崔)(小郭),真有点的。

但吃完饭之后就困了。午睡是我们的国粹,中国人的生物钟很难改变。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小梁想到了上树,她找到一个合适的树杈,可以稍微形成一个躺卧的姿势。但她试了试又下来了,我也上去躺了躺,躺后就知道为什么猴子要进化成人,在树上睡确实还是不太舒服。

小王是刚从南美洲旅行回来的老驴,她把桌布的一角收拾收拾,率先躺上去,没过一会儿,她的声响就少了,身体出现一种更静止的状态。小郭一看,打起了呵欠,呵欠这东西传染力最强,我们马上凑过去,把桌布剩下的东西全部清理掉,然后三个人并排在这桌布上仰躺下来。

并不是担心下雨,是打算把它铺在地上作为桌布。你看,我在当时就知道桌布的重要性了,对吗?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但根本做不到沿江而行,没有可行性,也无法穿越美丽的村庄,为了减少迷路概率只能走大路。那一路尘土飞扬,路过的货车让更多的灰尘往我们嘴里扑。连问路都很难。即便能问路,只能模糊地问:“往汕头怎么走?”但被我们问到的人——多数是从地里干完活回家的农民——他们并不友好,他们总是狐疑地问:要干嘛?好像不相信我们只有问路一件事。

午餐时间早过了,但所有的田野都要下路基去,就连田埂都不容易到达。我们又累又饿,心里非常慌张,表面勉强维持。终于出现了一棵看起来可以依傍的大树,树冠下有一块草和泥混合的土地。我们把雨衣铺在上面,吃完了我们

是一只类似苍蝇的生物在耳边嗡嗡叫着,把我叫醒,我记得入睡前小王还在询问我:“要不要吃瓜子”,一边问一边发出咔嚓咔嚓的嗑瓜子声,我心说佩服佩服,还能一边睡觉一边嗑瓜子,毕竟是曾经快到了南极的人。

我突然想起来,在很小的时候,大概刚上初中,我就有过一次路边的野餐。那时候,我要好的同学叫林欣,我们有个共同目标:去看看大海。

我们那个小城并不靠海,但有一条江,也许意味着离海并不太远,在我们的想象中,沿着江走,就可以走到下游的城市,那里就是入海口,可以看到大海。

这个想法不知什么时候产生的,也不知它是如何产生的,甚至也说不出到海边后要干什么。可以说是头绪全无。林欣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可能想得具体。我们频繁地谈论大海,互相填补彼此的想象和知识。我得知,最开始航海的人靠信鸽来认路,后来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方法是辨认寺塔的尖顶。还有时候,是靠听狗叫声。

我们的计划也越发具体起来。每天午餐我们是在饭馆吃的,那就是省钱的好机会。如果想更省钱,我们还可以骑自行车去:“找个星期天上午出发,到星期天晚上吃晚饭前就可以回到家。”

距离中秋节过去不远的那个星期天,父母加班,我们把家里剩余的几块月饼和香蕉带着。临出发时,我在茫然中又产生了一点灵感,拿上了两件雨衣。

并不是担心下雨,是打算把它铺在地上作为桌布。你看,我在当时就知道桌布的重要性了,对吗?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但根本做不到沿江而行,没有可行性,也无法穿越美丽的村庄,为了减少迷路概率只能走大路。那一路尘土飞扬,路过的货车让更多的灰尘往我们嘴里扑。连问路都很难。即便能问路,只能模糊地问:“往汕头怎么走?”但被我们问到的人——多数是从地里干完活回家的农民——他们并不友好,他们总是狐疑地问:要干嘛?好像不相信我们只有问路一件事。

午餐时间早过了,但所有的田野都要下路基去,就连田埂都不容易到达。我们又累又饿,心里非常慌张,表面勉强维持。终于出现了一棵看起来可以依傍的大树,树冠下有一块草和泥混合的土地。我们把雨衣铺在上面,吃完了我们

是一只类似苍蝇的生物在耳边嗡嗡叫着,把我叫醒,我记得入睡前小王还在询问我:“要不要吃瓜子”,一边问一边发出咔嚓咔嚓的嗑瓜子声,我心说佩服佩服,还能一边睡觉一边嗑瓜子,毕竟是曾经快到了南极的人。

我突然想起来,在很小的时候,大概刚上初中,我就有过一次路边的野餐。那时候,我要好的同学叫林欣,我们有个共同目标:去看看大海。

我们那个小城并不靠海,但有一条江,也许意味着离海并不太远,在我们的想象中,沿着江走,就可以走到下游的城市,那里就是入海口,可以看到大海。

这个想法不知什么时候产生的,也不知它是如何产生的,甚至也说不出到海边后要干什么。可以说是头绪全无。林欣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可能想得具体。我们频繁地谈论大海,互相填补彼此的想象和知识。我得知,最开始航海的人靠信鸽来认路,后来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方法是辨认寺塔的尖顶。还有时候,是靠听狗叫声。

我们的计划也越发具体起来。每天午餐我们是在饭馆吃的,那就是省钱的好机会。如果想更省钱,我们还可以骑自行车去:“找个星期天上午出发,到星期天晚上吃晚饭前就可以回到家。”

距离中秋节过去不远的那个星期天,父母加班,我们把家里剩余的几块月饼和香蕉带着。临出发时,我在茫然中又产生了一点灵感,拿上了两件雨衣。

刘征



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更多图文请见“文汇”App和“文汇报”微信公众号。

带出来的月饼和香蕉,月饼又甜又腻,香蕉也是。当我们把雨衣从地上收起来,才发现刚才坐的地方,有一摊巨大的完整的牛粪。好消息是它已经被晒干了,坏消息是显然我们刚才很准确地坐在它的上面,它被我们坐扁了。

大海不知还要多久才到,但这摊牛粪仿佛是一个转折点,让我们看不到终点。折返的时候,天色还很亮,但不知为什么,到家时已经过了晚餐时间。我们的父母都以暴怒结束了这件事。

从那之后,我们不再讨论大海了,起码表面如此。不知林欣如何,但我并没有忘记这个计划。晚上,我总是急于写完作业,可以早一点到床上躺着,躺下来之后,我就可以无边无际地开始想象。我还是经常想象海风把那些粗长的木麻黄枝条吹歪,腓尼基人、古埃及人和希腊人,在海滩上造出了船只,他们奇丽的服饰……想象这个干嘛呢?我并不可

能遇到一个腓尼基人。多年之后,和好友晓玲说到这个经历,晓玲说,她有着与我几乎一模一样的经历,不同的是,她不是骑车,她难度更大,她与表姐步行了20里路,步行,最后真的到了黄海边,大海奇丑无比。她们一口水都没带,走了一下午,路上遇到一个农民,想问他讨口水,结果,他舀了一勺粪给她们。

如今我猜想,可能有很多人像我和晓玲一样,在十来岁的年纪,默默地实践过“去看大海”的计划。“那不勒斯四部曲”中,莱农和她的天才女友莉拉,她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计划和行动。

这个行动几乎有点寓言的意味。但是事实上,起码我上面讲到的三个案例,无一不是受到了现实的讽刺和打击。只不过,这些打击本身也很有意味。我如今想,那天假如我们坚持走到大海边上,也许会像晓玲一样,发现大海奇丑无比。所以,也许,说不定,当时我们的无意识已经预感到了——我们在半路上遇到的那坨牛粪就让我们预感到了,并且帮我们做出了判断:半途折返。

也许还做过很多企图浪漫的事,都遇到了滑铁卢或者尴尬。有时候,我也会嘲笑一下以前的自己,但我必须诚实地说,我还是变成了一个浪漫的中年人。说明坐在牛粪上的那场路边野餐并没有让我真正反胃。我想晓玲也是。我也分不清自己实现的能力是否比那个12岁的女孩更强。只是在荔枝树下的一餐饭,和这一场午睡,确实很快,让人有真实的幻觉,觉得大海举足可达。



即便霉霉的音乐有诸多不足,我还是要用最大的热情来赞美

刘征

昨天去四公里以外的印象城看霉霉的演唱会纪录片《泰勒·斯威夫特:时代巡回演唱会》。上一次专程跑那么远还是因为《卡拉斯:为爱而声》。当时影院排片很少,只有艺联签约影院排片比较多。离我家最近的艺联影院就是在杭州老下沙的中心——和达城,离我家有四公里。这就不得不慨叹一下文化蔓延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现代都市发展的速度。在我所住的新城区,一切都井井有条,唯独缺了点文化。从这件事可以看到,精神并不会因为是一种抽象之物就可以跑得更快,在城市建设这件事上,文化反倒比物质世界的改变更困难。

不过这次不同,我之所以去那么远看霉霉的演唱会,不是因为排片少,仅仅是因为印象城里的巨幕影院最有名。顺带还可以逛逛街。

巨大的幸福感

我终于在巨大的幸福感当中结束了自己的观影。假如读者是因为看到了霉霉的名字才来看这篇文章,我想他们可能会感到欣慰,因为这并不是一篇准备批评的文章。这里有一件好玩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我发现,在赞美作为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时代,大家都喜欢批评性的东西,而在这个世界各处充满批评的时代,赞美倒显得有些弥足珍贵了。尤其是这样一场流行音乐的演唱会,它本来就具备了被批评的充足理由。既然是流行的,那就是大众的,既然是大众的,那就是可复制的,既然是可复制的,那就是把文化当成工业生产,沿着这一条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批判之路,我们尽可以去批评这场演唱会。而霉霉的音乐确实也有这样的痕迹,比如她那些关于爱情的主题,跳跃而非滑动的音符,明显的节拍,都是一般性的。至于那些爱情吟唱当中的感情,更像是一根带有温度的手指,划过皮肤的时候会带来温度和悸动,可

一旦手指离开身体,那感觉就消失了。也就是说,这情感是浅尝辄止的,不够激烈持久。

不过我不可以这样批评这部演唱会的纪录片。原因就在于我看这场演唱会的时候产生了巨大的幸福感。况且,这个幸福感还是在结尾处,甚至在结尾还仅仅隐约有些征兆的时候,我就恋恋不舍了。所以,即便霉霉的流行音乐或许有诸多不足,我还是要用最大的热情来赞美它。因为它确实十分美好。这种美好弥漫一种最善良、最传统而又十分宽容的大众特征。这让我们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普通的美国电影《杰瑞和玛姬生活阔绰》——光这个名字就够普通了,它的情节更普通,讲述一对老夫老妻发现了一场普通的美国电影。它的故事太戏剧性,题材又太普通了。好的电影却是相反的,它们往往故事简单,题材却相当考究,要带有一种风格和观念革新的尝试,就像新浪潮的粗粝,是可以刺痛人心并反思社会的。

大众电影做不到有风格,但你不能说它不好,因为你本能地就被它唤起了内心最基本的情感。就像你无法去批评一个淳朴的人,基于情感和归属感就去为自己的小镇做贡献。并且,你还会为此而感动。所以,这不是基于艺术而作的判断,是基于一种向往美好的善良愿望,就好像乌托邦理想那样,期待人人相亲相爱地住在一起,快快乐乐地生活。乌托邦的失败,不在于它的理念,而在于它碰到了现实。一旦遇到了物的有限性,慷慨会迅速带来物的匮乏,并最终导致梦想的破灭。这就是为什么童话总是那么美好,因为它是精神性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泰勒的成功也是乌托邦式的。她维持了一个和平、宽

容、有爱的世界。在一个互相撕扯的网络世界,谩骂与责备是常态,泰勒的这场音乐会却是基于人性本善的意图而被创造出来。这就解释了我看完之后所产生的巨大幸福感。

在她的演唱里,她把观众带入某种剧情当中,一个小镇姑娘,过着快乐的生活。然后从某一个时刻开始,她也要经历各种挫折,终于成熟为一个坚强的女人。不过,尽管她变了,她竟从始至终都充满斗志,而她的笑容又那样温和,温和得像是一个邻家女孩。她说话的语气,是谦逊的语气。说话的内容,是与好友谈心的内容。这与我们之前看过的万世巨星不同。很多人是天生的偶像,某种超能力和黑暗力量控制着他们,而她却是一个普通人。泰勒却是健康的,她的体力让她可以唱完连续几晚每晚三个小时的演唱会,并且情绪始终高涨。而她,竟然没有在这演唱会当中成为明星,却成了离你最近的凡人。

至暗时刻

不过,要说这场音乐会的成功,始于最初的十分钟。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一部好的作品,仅看它的最初的几分钟你就能做出判断。泰勒的演唱会具有这样的特质。

让我来描述一下这十分钟吧。首先,是泰勒的出场。她太有名了,以至于一出场就气氛达到了高潮。我不清楚有多少人对于高潮的理解。就连尼采也把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比作漆黑无比道路上的盏盏路灯,走一段才有一个,光彩夺目,是支撑人走下去的希望。但是,高潮是危险的。它当中潜藏着无法被逾越的可能。许多明星死于这种期待所带来的压力。有些人抑郁了,有些人去自杀,或者去吸毒——承受一种巨大的期待,并不如我们想象当中那样愉快。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

是主场优势。运动员会因为气场而发挥失常。在这场演唱会上,听说洛杉矶SoFi体育场最多可容纳10万观众,而当晚演出座无虚席。所有人都带着期待从全世界各地赶往洛杉矶,焦点则仅有一个——泰勒·斯威夫特。

与其说这是一个高光时刻,不如说它是一个至暗时刻。在《至暗时刻》这部电影当中,丘吉尔依靠自己的意志赢得大众的信赖,带领英国人民抵抗纳粹德国的狂轰滥炸。泰勒要做的,我觉得更难,因为她与观众没有一个类似于丘吉尔和人民那样共同的目标。然而,泰勒用回归平凡的方式完成了她的卸任。可以说,在还没有开始一场演唱会的时候,一种偶像崇拜最先被打破了。她一开口,唱的第一首歌,就是《Miss Americana & The Heartbreak Prince》,一首讲述疲惫明星回到出生小镇,与旧相识再会的故事。曲风是乡村曲风,场景是高中返校日皇后操练队。整整前半个小时叫“爱人时代”,泰勒用“我是你的爱人”消融了偶像和粉丝的距离,让自己重新成为一个如观众般平凡的人。这是一种类似于哲学的处理方式,让一个具体的特殊之“我”变成一般化的抽象之“我”。当一个巨星不再是一个叫做泰勒·斯威夫特的肉体,而是一个平凡的人,一种期待借助偶像完成神话建构的运动就成了对于自身的关照。她就是我,我对自己的期待不是迷醉的期待,我是平静而宽容的期待。在这一刻,泰勒与所有人成了一体的。

可以说,整整前三十分钟,每一首歌都暗示着一种代言,暗示着演唱者与观众的同等性。她是一个邻家女孩儿,她开朗,善良,健康,她和你一样来自小镇,有相同的毕业晚会,有同样琐碎的小烦恼,也都憧憬甜甜的爱情。在前三十分钟的最后一首歌《Lover》当中,这个普通女孩儿获得了她的爱。这略带粗粝的美国小镇生活在乡村音乐的

故事当中呈现出来,但不是《无依之地》那样空旷寂寥而残酷的美国旷野,泰勒的小镇是平静的小镇,人人都安居乐业在自己的小世界。不会有人对这样的幸福感到嫉妒,因为它平凡到你几乎不需要任何努力就可以达到。这是唾手可得幸福。

从音乐到真的人生

在泰勒成了一个如“我”般的邻家女孩儿之后,这场演唱会终于开始了它真正的精彩。整场演唱会,就像是一人分饰多角的音乐剧。第一个三十分钟是一个平凡少女的故事。随后的几个主题带来了一个关于成长的主题。主人公先是经历了来自于人生的各种挫折,而后就像很多女主戏那样,走上了黑化之路。黑化后的霉霉在一个巨型蟒蛇的视觉效果中登场,她穿上了蛇形元素半性感黑色套装,在一个黑色主题调的电子背景下,唱着挑衅、诱惑以及邪恶之歌。

然而一转,她又成了一个叫作“Red”时代的22岁小女孩,洋溢着青春。这还不算,在“Folklore”时代,泰勒化身为一个创作者,她住在一个林间木屋当中,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女作家,创作了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男女故事。

不得不说,在这些以泰勒历年所出专辑组成的一个时代主题的音乐版块,她的形象几乎从未被定义过。她或许爱过别人,并获得了相等的爱。但她也许被抛弃过,也抛弃过别人。因为在歌里,她只是一个17岁、什么也不懂的少女,就像拜伦笔下的唐璜,只跟随爱的感觉在行动,还不懂得爱是什么。她也可以是一个有才华的女作家,或者一个具有致命诱惑的妖艳萝莉,一切都跟着自己的本心。因为她成功地在观众面前让自己成了每一个一般人的,她的舞台就成了一个心理分析展

示现场,从光彩夺目到晦暗不明,什么都可以拿出来。

但然后,就在整场演唱会过去了三分之二之后,大家或许没有察觉,但可能已经有些疲沓时,泰勒带来了动感十足的一张叫作“1989”的专辑。这是一个充满力量感的高潮。这里的每一首歌曲都节奏极强,让人亢奋。你会忽然觉得这位女歌手真的充满了能量,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在非高潮的时候,她用热情给了你一个新高潮。她将在演唱会最开始就卸下的那个叫做巨星的光环重新戴上,推高了热浪。从青春般的“Red”,到充满律动感的“1989”,你简直不能够再回到演唱会的最开始,那好像是很久远以前的事,那个基调到现在已经完全变了,这会是真正的狂欢。

最后,在夜幕降临之后,“Midnights”来了。她一袭性感的黑色紧身衣,带有诱惑力,很致命,散发着一个叫做强大自我的完美个体的光芒。而这光芒却又试图与你肌肤相亲,属于最私密之二人世界。在这个故事结束之后,你终于获得了她。一个完整的她。属于你,也属于她自己。这真是最完美的结尾。我立刻想到了张国荣曾经唱过的那首《我》,或者是陈奕迅那首《浮夸》,这些歌曲就像泰勒的歌词和信念一样,都是赞美自己的。或者说,都是赞美每一个带有缺陷的自己的,每一个普通之我,都是光彩闪耀之我。

我昨天去看了霉霉的演唱会。作为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我没法立刻就爱上这个曲风多元、年轻自我的流行音乐家,但是我无法再像刚开始那样轻易地说出我不知道谁是泰勒·斯威夫特,因为她把她自己就那样真实地展示出来了。你如果承认一个不完美的你,你就会承认一个同样不完美的泰勒的存在,她因敢于说出自己的不完美而成了一个万世巨星,一个卢梭式人物。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